

康德的「啟蒙」主張排除感性，個體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解決問題。在「以明」的思維中，莊子並不排除感性或理性，而是要使人的感性和理性回歸道或自然，即事物本身，去思考事物……

啟蒙與以明

黃鳳祝

康德與啟蒙

啟蒙運動是十七和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產物，是新興市民階級反對教會和貴族統治的一種政治和經濟運動。洛克的現代民主政治理論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當時的歐美各國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啟蒙運動的核心是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所謂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市民爭取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的運動，由此上升為一種哲學、道德和文化的啟蒙運動。

德國法學家亞歷山大·雅各比（Alexander Jacoby）七月出版新作《康德與新冠》（*Kant & Corona*）。這本書有一個漫長的副標題：「媒體和政治能提供多少啟蒙？民主又能承受多少啟蒙？」該書批評各國政府與媒體提供的防疫信息和政策，過於關注經濟利益和政府管理的便利，無視民眾的利益和自由，對民眾缺乏啟蒙性的報道和教育。

雅各比在書中引用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一八八三—一九六九）的觀點：民主意味着自我教育和為人民提供信息，讓人民學會思考，讓人民

知曉事件，讓人民懂得判斷，民主是不斷推動啟蒙的進程。雅各比認為，在新冠病毒毒全球大流行的時代，有必要對康德的啟蒙學說進行重新思考。在二十一世紀，教會與王室的影响力已被媒體和黨派政治所取代，但是人類依然停留在不成熟的狀態。個體被媒體和政客提供的有選擇的信息所裹挾，無法做出獨立自主的判斷。雅各比強調，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不同的信息可以促進人的反思。他希望大眾在面對全球性災難時，能夠放棄主觀情緒，擺脫媒體、政府和大數據的控制，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解決問題。

康德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理性也是與生俱備的，個體不能自由地運用理性是自身造就的，或是懶惰懦弱，或是迷信權威，或是貪圖安逸，或是依賴他者。在「啟蒙」的語境下，康德對人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擁有獨立的思想。無成見地思考問題，即個人理性不可成為被動的理性思維。被動的理性是接受他律的理性，容易造成偏見或成見。二是能夠從他人的處境和立場思考問題。拓展個人的思維或寬大地對待他者，即容忍他者有不同的思維或行為。把自己的觀點置於他者的觀點下進行考察和反思，以求接近一種比較普遍的主觀看法。三是思考問題前後能夠一

致，即擁有一致性的思維能力。

啟蒙與中國

「啟蒙」在漢語中的本義是使學童獲得基礎知識。元代學者劉壘說：「及既得師啟蒙，便能讀書認字。」（參看《隱居通議·論悟二》）。作為中國古代兒童的啟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也被稱為蒙學，但這與康德所謂的「啟蒙」有着原則性的不同。

牟宗三把「啟蒙」（德語 Aufklärung，英語 Enlightenment）譯為「開明」。「開明」與《莊子·齊物論》中的「以明」，有相似的含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翻譯出版了大量有關啟蒙運動的著作，研究康德啟蒙理論的當代中國學者也有很多，包括李秋零、鄧曉芒、葉秀山等。他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徘徊於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立場，通過炫示啟蒙的理念，在中國推銷西方的價值體系。康德的啟蒙原則強調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如果把「啟蒙」理解為西學在中國的蒙學運動，教導中國民眾學習西方的價值觀，則是完全背離了康德的啟蒙原義。

利用和曲解康德的啟蒙理論，無法營

建獨立思考的能力，反而是把民眾帶入一種新的依賴，對西方價值的依賴，用西方價值作為自身行動的判斷準則。

感性價值與理性啟蒙

康德的啟蒙理想，純粹是一個理性的架構，缺乏感性的親和力。所謂獨立思考，就是能夠自主地運用自己的理性和邏輯判斷。康德認為，人無法獨立思考，是因為依賴性和惰性，暗指當時的教會和貴族統治是造成人們無法成熟運用理智的主要因素。他期待開明的普魯士君主，能夠帶領德國的臣民，擺脫無法自主運用理性的不成熟狀態。

單純依賴理性與邏輯的獨立思考和自主行動，並不是正確選擇的唯一途徑。人的理性和邏輯思考，是以目的性為前提。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決定理性和邏輯的判斷。合乎目的的性的理性判斷，並不一定是合乎知性或道德的真實與對錯。從某種意義上說，理性服從感性（感情）的需要。感性規範理性，定義理性的目的。理性為感性服務，例如現代科技是為人的感覺舒適性（幸福感）提供服務。

莊子的「以明」理念與康德的「啟蒙」概念有許多相似之處。「以明」就是排除

一切主觀意識與欲望，使人能夠順理成章地認識自然，即道的本質，而獲得真知。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康德的「啟蒙」主張排除感性，個體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來解決問題。在「以明」的思維中，莊子並不排除感性或理性，而是要使人的感性和理性回歸道或自然，即事物本身，去思考事物。

回歸道的自身，可以通過坐忘、喪我和心齋。坐忘就是排除外在理性的規範，懸置一切外在的干擾，是一種物我兩忘的境界。喪我是排除主觀的自我，即排除一切內在欲望和主觀性的干擾。心齋是心虛的境界，即回復到純粹的自我，才能接近道的自然。經由坐忘、喪我和心齋，人才能夠排除意識形態的規範、雜念和欲望，回到事物自身，即道自身，通過獨立思考，理解道與事物的真知。由此，人才能夠成為真正無待的人（真人），即獨立思考、不依賴他者的人。

在被資本污染和無度消費充斥的當代社會，莊子的思想就像一盞燈，照亮人類回歸的路。但是，這一切無待於莊子或任何人，而是需要人自己向前推進。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